

人鸟奇缘：中美三本鸟类主题生态叙事绘本的跨模态比较研究

尹雪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广东 广州 510800

【摘要】：为响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公民生态教育的现实需求，本研究以中美两国三本鸟类主题生态叙事绘本——《月下看猫头鹰》《荷花和丹顶鹤》《白鹤回来了》为研究对象，基于 Clare Painter 等人提出的儿童绘本跨模态功能分析方法，从“自然中的‘人’”“人所认知的‘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三个核心维度展开比较研究。研究发现：三本绘本均通过淡化人类中心地位、采用一般化人物造型，引导读者共情并建立平等自然观，且均以男性成人角色作为儿童生态价值观的关键引领者；在自然认知层面，《月下看猫头鹰》呈现人对自然的双重情感及动态演变，《荷花和丹顶鹤》以主观情感为自然赋予“人情”色彩，《白鹤回来了》则凸显人在自然面前的认知局限与敬畏之心；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倡导上，《月下看猫头鹰》强调二者的有机交融，《荷花和丹顶鹤》以“爱”为连接物种的桥梁，《白鹤回来了》主张以务实行动呵护自然。结合儿童文学母题理论与生态教育学标准进一步分析，三者分别偏向于“自然母题”“母爱型母题”“父爱型母题”，适配不同年龄段读者，且在打破人一自然对立、赋予自然主体性方面有所体现，但在提出系统性生态正义解决方案上普遍存在不足。本研究可为儿童生态绘本创作、生态教育实践及跨文化生态话语传播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

【关键词】：生态叙事绘本；鸟类主题；跨模态分析；儿童生态教育；人与自然关系；跨文化比较

DOI:10.12417/3041-0630.25.20.040

1 前言

2024年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将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行为自觉，鼓励园区、企业、社区、学校等基层单位开展绿色、清洁、零碳引领行动，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良好氛围。该政策文件将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赋予全体公民，由此，从多层面推进公民生态教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重要议题。

何齐宗与张德彭在《我国生态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指出，我国生态教育研究未来需重点关注的方向中有三点恰与本研究的核心目标高度契合：其一，研究范围需从学校生态教育扩展至家庭与社会生态教育领域（p.127）；其二，教育内容需从偏重生态知识科普与生态意识培养，进一步延伸至受教育者的生态情感培育与生态行为养成（p.128）；其三，需在重视我国生态教育自主创新的同时，关注生态教育国际话语的传播，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协同互进的生态教育发展格局（p.128）。

本研究依托 Clare Painter、J.R.Martin 与 Len Unsworth 提出的儿童绘本跨模态功能分析方法，对中美两国创作者的三本鸟类主题生态叙事绘本展开比较研究，重点探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绘本如何处理人类角色在自然场景中的空间位置及人类个体间的关系；二是绘本中自然的呈现方式反映了何种人类

认知自然的逻辑；三是绘本倡导何种类型的人与自然关系。

为确保比较研究的针对性与有效性，本研究选取的三本绘本虽均以鸟类为核心主题且同属叙事类绘本，但在创作年代与文化背景上存在显著差异：

《月下看猫头鹰》（以下简称《猫头鹰》）英文首版于1987年，文字作者为珍·尤伦（Jane Yolen），图画作者为约翰·秀能（John Schoenherr），该书荣获1988年凯迪克奖（Caldecott Medal）金奖。故事以一个月圆冬夜为背景，讲述小女孩与父亲前往森林寻找猫头鹰的经历——历经寒冷、黑暗、劳累与失望后，父女俩最终与猫头鹰相遇。情节简洁却意蕴深厚，语言兼具韵律感与诗意。

《荷花和丹顶鹤》（以下简称《丹顶鹤》）英文原版出版于2016年，文字作者为美籍华裔作家蒋吉丽（Ji-Li Jiang），绘者为朱莉·唐宁（Julie Downing）。故事灵感源自中国真实事件，主人公“荷花”因疾病失去说话能力，却意外救下被猎人打伤的丹顶鹤“羽毛”，二者建立深厚友谊。丹顶鹤不仅为荷花带来快乐，还提前警示洪水灾害；尽管荷花满心不舍，但仍选择放飞丹顶鹤，次年，丹顶鹤带领整个族群重返荷花的家乡。

《白鹤回来了》（以下简称《白鹤》）由萧翱子编绘，2020年在中国大陆出版，属原创绘本。该书与《丹顶鹤》共享同一故事原型，因此极具跨文化比较价值。故事主人公从“小女孩”改为“老人”：老人救下一只受伤的白鹤，白鹤则先后救助老

作者简介：尹雪（1987—），女，汉族，籍贯：吉林省吉林市，职称：讲师，学历：硕士，单位：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研究方向：比较儿童文学，英美文学，大学英语教学。

人的小孙女豆豆、预警洪水灾害；期间，白鹤多次重返老人家中，与人类的联结愈发紧密。

2 自然中的“人”

2.1 视角与人类位置的呈现

《猫头鹰》的文字叙事采用第一人称“我”（即图画中的小女孩）作为叙述者与聚焦者，使感知主体与读者年龄更为贴近，但也导致视角存在一定局限性。而绘本图画与文字形成“互补性耦合（complementary coupling）”——除常规观察者视角外，图画常从不同动物的视角展开描绘。这些动物既包括故事主角“猫头鹰”，也涵盖文字叙事中未提及的狐狸、野鸟、老鼠、浣熊、鹿等；这些“隐藏于暗处”的动物多被置于画面前景，与背景中的父女俩构成图画典型的“两极化焦点组（polarized focus group）”（Painter et al,2012,p.116）。读者需频繁切换至与动物共享的视角观察人类行为，与文字的内部视角形成鲜明反差。这种图画外部视角将“人”置于边缘与被观察的位置，有效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惯常认知。此外，图画中父女俩多处于被俯视的低位——这一方面与鸟类常作为聚焦者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解读为：进入自然场景的人类在自然力量面前处于弱势地位。

与《猫头鹰》对“人”的“中心（文字）—边缘（图画）”互补处理不同，《丹顶鹤》与《白鹤》在图文关系上采用“强化性耦合（reinforcing coupling）”：文字叙事为第三人称，图画亦采用外部观察者视角。在平视的外部视角下，人与动物/自然共同成为读者的感知对象——这既因故事场景设定为乡村（即人物日常生活的自然环境，降低读者的认知距离），也源于创作者有意将“人”与“动物”置于平等空间位置，为二者平等交往、相互尊重奠定视觉基础。

2.2 人物造型与读者共情

《猫头鹰》图画对人物面部特征的刻画整体模糊：即便在猫头鹰出现、父女俩五官描绘最清晰的场景中，也仅突出“张大的眼睛与嘴”，读者难以对人物面容形成深刻印象。这一设计兼具双重逻辑：一是贴合故事时间背景（冬夜月光虽明亮，但整体光线仍不足）；二是图画作者约翰·秀能刻意弱化人物个性化特征，引导读者聚焦“夜观猫头鹰”的行为本身，而非行为参与者的个体特质，同时赋予人物“普通人”属性——暗示包括儿童在内的任何人都可参与自然探索活动。

相较之下，《丹顶鹤》与《白鹤》对人物面部特征的刻画更为精细，人物可通过面部表情传递更丰富的情绪。尽管二者的人物造型仍带有类型化特征（如亚洲人面部轮廓、中国农民的衣着风格），但未走向个性化，可归入“一般化人物造型风格（generic style of character drawing）”——其核心意图是激发读者对主人公的共情，并引导读者模仿主人公的生态行为

（Painter et al,2012,p.32-33）。

2.3 人物关系与生态价值观引导

《猫头鹰》中，父女关系紧密，父亲在女儿生态价值观的形成中发挥关键引领作用：图画中，父女俩始终保持近距离，且多为并排站立，可视为一个统一的焦点组；文字叙事中，叙述者“我”以“老爸（Pa）”称呼父亲，体现亲密感。尽管整个夜观过程中父亲仅对“我”说过一句话（“该回家了”），但他平日常说的话（如“出去看猫头鹰，就得保持安静”“出去看猫头鹰，一定要勇敢”等）却反复浮现于“我”的记忆中；此外，叙述中还提及“我”的哥哥们关于夜观猫头鹰的经验之谈——可见“月夜观猫头鹰（go owling）”已成为家庭传统活动，父亲则是这一传统的发起者。

《丹顶鹤》中的爷爷扮演着与《猫头鹰》中父亲相似的角色：无论是现场救助丹顶鹤时的言行，还是留存于荷花记忆中的生态知识与观念，爷爷都是荷花可信赖的生态榜样。《白鹤》的主人公“老人”本身即为生态行为的践行者：尽管文字未直接提及老人对小孙女豆豆的生态价值观影响，但从图画中二者近距相处、高频结伴的场景可推断，豆豆极可能成为爷爷生态行为的首要效仿者。

综上，尽管三本绘本在表现手法上存在差异，但核心导向高度一致：其一，均试图淡化人类在自然中的中心地位，引导读者以平等、敬畏的态度看待自然；其二，图画人物均采用一般化造型，降低读者的代入门槛，推动“自然中的‘人’”的理念普遍化；其三，均以男性成人角色作为儿童生态价值观的关键引领者——仅从绘本图文信息判断，《猫头鹰》中成人对儿童的生态价值观影响程度最高。

3 人所认知的“自然”

3.1 《猫头鹰》：双重情感与动态演变的自然认知

《猫头鹰》将“人对自然的感知”作为核心主题，这种感知具有“双重性”——同时包含消极与积极维度，且随故事推进呈现动态演变：故事初期，消极感受（寒冷、黑暗、恐惧）占据主导；随着与自然的深度互动，积极感受（好奇、敬畏、亲近）逐渐成为主流。

从图画呈现来看，冷色调、暗色系的树木与暗影占据绝大多数页面的半数以上空间，与积雪、天空等留白区域形成“大色块明暗对比”；从细节色块看，父亲衣着的暗色与女儿衣着的亮色、猫头鹰的黑影与手电筒的亮光，进一步强化“明暗对照”的视觉逻辑。

文字叙事中，主人公对自然的感知同样呈现“明暗对比”：如“在亮亮的天色里，一棵棵的松树，看起来黑黑的、尖尖的”。面对寒冷、困倦、疲乏与恐惧，主人公始终“一句抱怨的话也

没说”，并牢记父亲平日的教诲——这种面对自然的积极态度随故事推进逐步强化。直至故事结尾，“我一声不响，像一道影子”，与“像一道无声无息的黑影”般飞走的猫头鹰意象重合，猫头鹰仿佛“住进主人公心里”，成为父亲所说的“人对自然怀有的希望”——“会用没有声音的翅膀，在明亮的、看猫头鹰的好月光下，向前飞行”。

3.2 《丹顶鹤》：情感镜像下的“人情化”自然认知

《丹顶鹤》中，“自然”成为“人情”的镜像——人对自然的感知完全基于自身主观情感，呈现“人情化”特征。

一方面，绘本着力刻画主人公荷花与丹顶鹤“羽毛”的深厚友谊，在写实故事框架下将丹顶鹤塑造为拟人化角色：这种设计虽有助于读者共情动物角色，但也模糊了人与自然的边界，易导致“以人类情感解读动物行为”的认知偏差（You,2022,p.322）。

另一方面，绘本图画色彩氛围设计（Painter et al,2012,p.36-40）（从色彩饱和度（vibrancy）、冷暖色调（warmth）到色彩丰富度（familiarity））完全随荷花的情绪起伏变化：故事开篇，荷花因失声被同学孤立，背景中凋零的黄色树叶、荒凉萧瑟的湖面，精准映衬其孤独心境；自遇见“羽毛”后，画面暖色调占比与色彩数量显著增加——即便描绘洪水场景时，黄色的温暖灯光、五颜六色的晾晒衣物也弱化了灾害的恐惧感；仅当“羽毛”离开时，画面才以翠绿冷色调为主；而当“羽毛”重返时，绚烂的紫红色便铺满整个画面，直观传递喜悦情绪。

3.3 《白鹤》：敬畏视角下的“力量化”自然认知

《白鹤》呈现的自然认知具有鲜明的“力量化”特征——人在自然力量面前表现出“弱势性”与“失控感”，因对自然的认知局限而产生敬畏与惊叹。

故事中，“老人”救下受伤的白鹤（绘本未交代救助原因）后，在湿地保护中心工作人员的建议下尝试放飞白鹤，但白鹤两次均重返老人家中；后续情节更超出老人的认知预期：白鹤预警小孙女豆豆落水、连续两年携伴侣与幼崽到老人家中过冬、未按常规北迁且在夏季洪水前叫醒老人、带领数十只白鹤族群到访老人村庄。这些情节均凸显自然（以白鹤为代表）的自主性与超越人类预期的力量。

此外，《白鹤》对“人鹤距离”的处理与《丹顶鹤》形成差异：图画中，除爷孙俩送别白鹤时“怀抱白鹤”的场景外，人鹤之间始终保持一定距离，构成两极化焦点组；且文字叙事中白鹤从未拥有个性化名字——这暗示白鹤始终处于“野生自由状态”，而非人类驯养的动物。同时，图画中代表自然的元素（飞翔的白鹤、绿色灌木丛、褐色芦苇荡）出现频率高、画面占比大，相较之下人物占比偏小——这种视觉设计进一步强

化“自然生命强大且重要”的认知。

综上，三本绘本对“人类眼中的自然”的呈现各有侧重：

《猫头鹰》试图完整传递人对自然的双重情感；《丹顶鹤》以人类情感为核心，为自然赋予“人情”色彩；《白鹤》则突出人在自然面前的认知局限与弱势地位，强化自然的独立力量。

4 人与自然的关系

4.1 《猫头鹰》：有机交融的人与自然关系

《猫头鹰》倡导“有机交融”的人与自然关系，这一理念主要通过“图文整合布局（integrated layout）”实现：文字并非独立于图画，而是作为图画的有机组成部分被嵌入（Painter et al,2012,p.98-103）——文字嵌入区域多为图画中积雪或天空的留白处，既避免破坏画面完整性，又实现“图文共生”。

从信息传递来看，文字相比图画提供的差异化信息，主要包括主人公的内心想法、连续身体动作及知觉感受（尤其听觉与触觉）——这种信息分工使“以文字表达的人类主观感受”与“以图画呈现的客观自然场景”深度融合。此外，整本绘本的图画均采用“无边框设计”，模糊了“绘本故事世界”与“读者现实世界”的边界，使读者产生“跨越现实进入自然场景”的沉浸式体验，从另一维度诠释“人与自然交融”的理念。

若聚焦文字语义，“保持安静（be quiet）”及类似表述是反复出现的核心信息——人类“话语”与自然“声音”在此形成对立概念。父亲出门前反复叮嘱“出去看猫头鹰，就得保持安静”，因此父女俩在整个夜观过程中无任何言语交流，父亲仅通过手势传递信息。这种“禁言”反而让女儿捕捉到更多自然声音：火车汽笛声、农场狗吠声（刚离开人类居住区时）、雪地脚步声、父亲呼唤猫头鹰的声音、猫头鹰的回应声。当父亲说“该回家了”时，女儿未按预期说话或大笑，而是“一声不响”——这种“无声”标志着她已深度融入自然，不愿以人类话语打破自然的静谧与和谐。

4.2 《丹顶鹤》：以“爱”为桥的人与自然关系

《丹顶鹤》倡导以“爱”为连接桥梁的人与自然关系，主人公荷花与丹顶鹤“羽毛”是这一关系的典型载体——二者的“爱”跨越四季，在时间轮回中生长、蜕变。

故事开篇的秋天，画面呈现“萧瑟冷清”基调：既因荷花与同学的友谊破裂，也因湖区生态环境遭破坏，自然生命与人类的关系趋于疏远；随后的冬天（飘雪时节）成为“生命复苏期”：“羽毛”的伤势逐渐恢复，荷花窗台的花盆长出绿叶，二者的友谊逐步升温；春天到来时，“羽毛”需北迁，荷花在“不舍送别”中学会“爱需要放手”；夏天，尽管“羽毛”不在身边，但荷花身边聚集了众多“一同思念羽毛”的同学，人与自然的爱的联结从“个体”扩展至“群体”；次年秋天，花

盆中绽放红色花朵,“羽毛”重返并带回整个丹顶鹤族群——荷花与“羽毛”的“爱”不仅强化了各自族群内部的联结,更成为拉近人与自然距离的核心纽带。

值得注意的是,荷花与“羽毛”均属于“本族群异类”,这种“特殊性”是二者跨越物种隔阂的关键:与《猫头鹰》的“我”类似,荷花因失声无法通过言语与同类交流——看似失去人类“核心禀赋”,却因此能“听懂动物与自然的声音”。她通过芦笛音乐表达情感,甚至用笛声与“羽毛”“对话”,而“羽毛”能精准回应——“会随着笛声起舞,时上时下,时快时慢”。“羽毛”同样非“普通鸟类”:首次出场时,它站立水中、昂首展翅,身后是初生圆日,造型契合中国水墨画中“仙鹤”的经典意象;它用头部轻蹭荷花脸颊表达感谢、随笛声起舞、以急促叫声预警洪水、离别时盘旋空中表达不舍、带领族群重返荷花家乡——这些“超常规行为”虽超出普通鸟类的能力范围,却成为“跨越物种友谊”的具象化表达,最终带动同类靠近、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4.3《白鹤》:务实行动导向的人与自然关系

《白鹤》与《丹顶鹤》共享同一故事原型——均改编自湖南岳阳洞庭湖畔张厚义老人救助白鹤的真实事件,但二者对真实素材的处理方式差异显著:《丹顶鹤》更侧重儿童读者的接受度,对素材的裁剪与艺术化加工力度较大;《白鹤》则保留更多真实细节,文字风格趋近纪实文学,虽存在一定虚构成分,但整体更贴近事件本貌。两本绘本有三个重合核心事件,且处理方式各有特点:一是“人救鹤”事件,《丹顶鹤》以儿童为主角,《白鹤》则以老人为救助主体;二是“鹤救村民”事件,《丹顶鹤》通过高饱和度的多色调弱化灾害的紧张感,《白鹤》则运用暗沉低饱和的少量色调来突出洪水的灾难性与恐惧感;三是“北飞与南归”事件,《丹顶鹤》聚焦单次分合的情感价值,《白鹤》则强调多次往返中人与鹤的联结深化。

从图文关系来看,《白鹤》的文字与图画虽均由萧翱子创作,但风格与信息焦点存在明显差异:文字采用平实的写实笔调,客观叙述事件进程;图画则呈现民俗画风格,人物造型矮胖圆润,除主人公外,其他人物的面部与手部刻画简化、缺乏立体感,这种设计易将读者带入疏离的“观察者视角”,而非沉浸式的“参与者视角”,与文字的纪实感形成互补。同时,图文信息常不同步:例如第一跨页的文字内容分散在前后两跨页的图画中,第二、三、四、六跨页的文字信息未在图画中对应呈现。这种“错位”设计赋予图画独立的叙事功能——尤其因故事主人公“老人”与儿童读者存在年龄距离,图画将焦点部分转移至小孙女豆豆,使“豆豆与白鹤的互动”成为绘本隐藏支线,既拉近与儿童读者的心理距离,又丰富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呈现维度。

《白鹤》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关系以“务实行动”为核心:

人类无法完全掌控自然,但应通过具体行动表达对自然的尊重与呵护。故事中,老人虽无法预判白鹤的行为,却以实际行动回应白鹤的善意:他彻底放弃捕猎鸟类的旧业,主动加入湖区护鸟义工队伍,还积极劝说其他猎人停止捕鸟。这种从“伤害自然”到“保护自然”的转变,使老人成为务实护鸟的榜样形象。此外,图画中人与白鹤虽多保持一定社交距离,但二者常呈面对面或并排站位,这种视觉语言既体现白鹤的野生属性与独立性,又暗示人与白鹤之间频繁、良性的互动,进一步强化“以行动维系和谐关系”的核心主张。

综上,三本绘本传递的人与自然关系各有侧重却殊途同归:《猫头鹰》倡导“沉浸式融入”,主张以尊重与好奇感受自然;《丹顶鹤》倡导“情感联结”,主张以爱跨越物种隔阂;《白鹤》倡导“务实行动”,主张以具体实践呵护自然——三者共同构成“感知—情感—行动”的完整生态认知链条,为儿童理解人与自然关系提供多元视角。

5 结语

刘绪源在《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将儿童文学作品划分为“爱的母题”“顽童的母题”与“自然的母题”三类。其中,“自然的母题”体现成人与儿童共同的目光——既轻松无功利,又饱含热情与关怀,核心是通过展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让儿童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获得心灵慰藉与审美体验,激发对自然的热爱与保护意识(2015,p.16)。三本绘本虽均归属“自然的母题”范畴,但《月下看猫头鹰》最契合该母题的审美特质:小女孩纯真自然的视角与父亲冷静乐观的视角交融,带领读者感受自然带来的“超脱感”“惊异感”与“亲近感”,实现“自然母题”的核心价值。

“爱的母题”体现成人对儿童的关爱目光,可进一步细分为“母爱型”与“父爱型”(2015,p.15)。《荷花和丹顶鹤》兼具“自然母题”与“母爱型母题”特征:爷爷、荷花与丹顶鹤“羽毛”之间的无条件关爱,图画氛围与主人公情绪的高度贴合,以及丹顶鹤舞蹈、族群归巢等情节营造的温暖感,均符合“母爱型母题”的情感内核。与之相对,《白鹤回来了》更贴近“父爱型母题”:主人公“老人”作为饱经沧桑的前猎人,文字叙事侧重其内心反思与行动实践,弱化情绪渲染;故事改编更注重事实还原,图画人物与背景刻画简洁克制——这些特征均与“父爱型母题”强调“理性引导与实践示范”的特质高度契合。

三本绘本在母题类型与图文双模态交互方式上的差异,决定了它们适配的读者年龄段存在区分:

《月下看猫头鹰》采用儿童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事与聚焦,图文信息基本同步(仅第一跨页与倒数第二跨页的部分文字信息略早于图画);故事仅围绕“月下看猫头鹰”一个事件

序列展开,图画场景刻画具体生动。结合亚马逊(英文版2-7岁)与当当(中文版3-8岁)的推荐年龄,该书更适合低龄儿童亲子共读,同时因文字(尤其末页)的抽象意蕴与“自然母题”的普适性,7-8岁儿童独立阅读时也能获得新的理解。

《荷花和丹顶鹤》虽具“母爱型母题”特征,主人公为学龄儿童(年龄略大于《猫头鹰》主人公),但图文信息大致同步的同时,部分关键字信息未在图画中呈现;文本篇幅更长,涉及六个事件序列,图画人物与背景写实具象。参考亚马逊(英文版3-5岁)与当当(中文版6-9岁)的推荐年龄,结合文本复杂度,该书更适配4-8岁儿童,既满足低龄儿童对“情感故事”的需求,也能引导学龄儿童理解“人与自然的情感联结”。

《白鹤回来了》文本篇幅最长,包含六个事件序列;主人公与聚焦者为“老人”,与儿童读者存在年龄距离;图文信息常不同步,文字承载更多叙事功能,图画人物与背景刻画简洁。参考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官网(4-8岁)的推荐年龄,结合文本的纪实性与“父爱型母题”的理性特质,该书更适合5-9岁儿童阅读,尤其能引导学龄儿童理解“生态行动的务实价值”。

Greta Gaard在《儿童环境文学:从生态批评到生态教育学》中,以生态女性主义视角提出儿童环境文学的三大评价标准:其一,需通过“联结”定义人类/儿童的自我身份,打破人一自然/他者的对立(2009,p.327);其二,需提出系统性生态正义问题,并提供集体性解决方案,破解“部分人免责、部分人担责”的逻辑(2009,p.328);其三,需赋予自然行动力与主

体性,而非将其塑造为被动受害者,瓦解人类对自然的支配性认知(2009,p.330)。

对照这三条标准分析三本绘本可见:三者均满足第一条与第三条标准——在“打破人一自然对立”上,均通过视角设计、人物造型或情节安排弱化人类中心地位;在“赋予自然主体性”上,均通过鸟类的自主行为(如猫头鹰的出现、丹顶鹤的预警、白鹤的往返)凸显自然的独立力量。但三者“提出系统性生态正义解决方案”上普遍存在不足:《猫头鹰》聚焦“人与自然的沉浸式互动”,未涉及生态正义问题;《丹顶鹤》中爷爷“呼吁阻止偷猎者”的行为属于个体行动,虽最终促成丹顶鹤族群回归,但“呼吁—结果”的因果关系间接且缺乏集体参与;《白鹤》中老人“放弃捕猎、成为护鸟义工并劝说他人”的行为虽具集体导向,但图画未呈现“他人参与护鸟”的场景,结尾仅提及“村民盼望白鹤归来”,未涉及“村民为保护白鹤栖息地采取行动”——这种“行动呈现不完整”导致集体性解决方案的说服力不足。

综上,本研究通过对三本中美鸟类主题生态叙事绘本的跨模态比较,揭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生态绘本在“呈现自然中的人”“传递自然认知”“倡导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共性与差异,同时结合儿童文学母题理论与生态教育学标准,明确了不同绘本的读者适配性与改进方向。研究成果可为儿童生态绘本的创作(如强化“系统性生态正义”的情节设计)、生态教育实践(如按年龄段选择适配绘本)及跨文化生态话语传播(如挖掘中西方生态理念的共通点)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Z].2024.[2025-08-28].https://wzq1.mee.gov.cn/zcwj/zyygwj/202401/t20240111_1063458.shtml.
- [2] 何齐宗,张德彭.我国生态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中国教育科学,2022,5(5):117-124.
- [3] Painter C,Martin J R,Unsworth L.Reading Visual Narratives:Image Analysis of Children's Picture Books[M].Sheffield&Bristol:Equinox Publishing Ltd,2012.
- [4] You C.Debatable genre:comparative poetics in the wild animal stories of Ernest Thompson Seton and Shixi Shen[J].Neohelicon,2022,49(3):321-336.
- [5] 刘绪源.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 [6] Gaard G.Children's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from ecocriticism to ecopedagogy[J].Neohelicon,2009,36(3):321-334.
- [7] Yolen J,Schoenherr J(绘).Owl Moon[M].New York:Scholastic Inc,1988.
- [8] [美]珍·尤伦(文),[美]约翰·秀能(图).月下看猫头鹰[M].林良,译.济南:明天出版社,2008.
- [9] [美]蒋吉丽(文),[美]朱莉·唐宁(图).荷花和丹顶鹤[M].范晓星,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20.
- [10] 萧翱子(编绘).白鹤回来了[M].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0.